



掌声与口碑

——写在2025大同年度作家产生之际

杨刚

12月的大同，一场大雪覆盖了城市乡村，雪地泛着光泽，又一次以“年度作家”为焦点的文学盛会如期举行。

大同，从来就不缺与文学的羁绊。从北魏“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木兰辞》）的千古绝唱，到明代“报主不妨先士卒，防边奚必晋公侯”（《登大同楼次感宁伯韵》）的雄浑壮阔；从近现代以来作家们对煤都岁月的关注与回望，到新时代创作者对城市转型的生动描摹，文学始终是这座城市鲜活的精神印记和文化符号。

站在这样的土地上，每一位文学创作者都能感受到文脉传承的厚重分量，也都肩负着续写城市文化篇章的时代使命。

新时代文学的使命是什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聚焦时代主题，记录时代变迁，传递人间温情。对于大同作家而言，这份使命具体且鲜活，它就在城乡的脉络间、百姓的烟火生活里和人间的情感中，也在这片土地的去来、现在和未来。

缘于对这份使命的践行与回应，2024年大同日报社与大同市作家协会联合发起年度作家评选活动，王占斌、冀利芬（笔名希冀）、李强（笔名李弗）三

位作家脱颖而出，成为大同首届年度作家。没有奖金，一纸证书、一座奖杯、一片掌声和不竭的口碑，是对他们最高的褒奖。

省内的一次会议上说，这种年度作家评选活动在山西省11个地级市中是首创；放眼全国城市，也未见同名的活动。

这种选择，源于对本土文学力量的自信，更源于党的媒体传承文化、服务人民的责任担当。我们坚信，一座“文化之城”的崛起，既需要文物保护、文旅发展等硬核支撑，也需要鲜活的文学作品来滋养心灵、凝聚精神。年度作家评选，就是党媒携手文学界搭建的重要平台——发现那些深耕本土的作者，推广那些扎根生活的优秀作品，让更多人通过文字读懂大同、爱上大同。

首届年度作家王占斌、冀利芬、李强的创作，各有风采又同根同源。他们的文字是乡愁与变迁的载体，也是对家长里短的观察；他们的笔下有个体心灵的嬗变，也有时代光影的折射；他们的作品印证了大同文学的生命力，也为后续的创作者树立了标杆——真正的好作品，必然是扎根土地、贴近人民的作品。

时光流转，2025大同年度作家评选如期而至，景彦斌、徐占新、韩众卫三位作家被推选出来。

景彦斌的戏剧文学创作是对大同历史文脉的深情回望，笔下的历史人物是有血有肉、有喜有忧的鲜活生命。他用文学的想象力为历史注入了温度，让那些沉睡的文物和尘封的史料，成为可感可知的文化记忆和舞台形象。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同人，徐占新见证了城市的转身和乡村的变化，并用自己的作品观察生活、抒发思考。生活、工作在北岳脚下的韩众卫，以细腻的笔触描摹着市井烟火与人间温情，用文字捕捉着日常生活中的美好与感动。

文学是城市的精神密码，作家是时代的记录者、文脉的传承者。

两届年度作家的创作，虽然题材不同、风格各异，但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对大同这片土地的深情热爱，对人民生活的深切关怀，对时代发展的敏锐感知。他们的作品如同一扇扇打开的窗户，勾勒着历史、现实与未来，让我们看到了大同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让大同的文化形象更加丰满立体——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更有鲜活的当下；不仅有雄浑的气魄，更有

温润的情怀。他们用自己的耕耘，让文学成为大同的“软实力”，让更多人通过文字读懂大同、读懂中国，爱上大同、爱上中国。

作为党的媒体，大同日报社始终将发掘本土优秀作品、扶持本土作家成长作为重要职责，努力让饱含情怀的文字走进大众视野，为作家与读者搭建起更好的沟通桥梁。大同市作家协会坚持深耕本土，一方面发掘扶持文学新人，一方面整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推动地域文化的传承、地域文学的繁荣。媒体与作家的深度联动，是共同对文学事业边界的探索，也是对历史文化的赓续，更是对时代使命的回应——以文化人、以文润城，努力将年度作家评选活动打造成发现文学人才、推广优秀作品、弘扬城市精神的重要平台。

2025大同年度作家颁奖，依然没有奖金，依然是奖杯与证书，依然是掌声与口碑。不过，这次的关切更多了，我们如何更好地助力“大同文学”“大同作家”成为新的文化IP，如何更好地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一面猎猎旗帜？

文学的力量在于穿越时空、滋养心灵；文化的力量，在于凝聚人心、引领发展。新的时代里，大同这座千年古都，因为文学、文化的滋养而多了鲜活与厚重，因为多了作家、文化研究者的参与而更加灵动与坚实。笔墨与土地相拥，文字与时代同行，党媒与文学同心，我们期许也相信，未来一定会涌现出更多优秀作家和作品，“大同文学”“大同作家”一定会成为新的文化IP，并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冬至又至

马丙贵

当太阳的触角在地球的北半球收缩至极限，冬至又至。

“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影之至，日影长之至”，这是我国古代星象家对这一天气象的描绘。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白天最短，黑夜最长，是现代天文学给予的定义。

冬至，是节令，也是节日。冬至始，浩浩苍穹，寒气渐深，天气由冷到寒到冻，一天比一天寒冷，进入“数九”寒天。这个轮回在节气里的节日，既是天文历法的精准刻度，也是先民敬畏自然的哲学结晶。周代以冬十一月为正月，冬至为岁首。魏晋时期称冬至为“亚岁”，视为仅次于岁首的重要节日。唐宋时期，皇帝在冬至祭天祀祖。明清两代的祭天大典，谓“冬至郊天”。延续至今，也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汉书》云：“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后汉书》言：“冬至前后，百官绝事，不视政。”——瞧！在冬至，古代的公务员是要公休的哦！从秦汉的庄重祭典，到如今的人伦温情，冬至始终承载着双重身份，作为节气划分着农事时序，作为节日延续着岁月记忆。

冬至倏至，寒冷充塞天地间，以雷霆之势，令万物萧瑟，生命蛰伏，冷寂的长夜显得尤为漫长。随着冬的脚步，一场接一场雪不期而至。或碎屑洒洒，或鹅毛飞舞，或伴风肆虐。大地失去了春的妩媚、夏的多姿、秋丰饶，袒露脊骨，冷淡而生硬。如果你据此认为冬是单调的、冷酷的，那就错了。“风掣红旗冻不翻”，这是边塞风雪的气场；“杖藜雪后临丹壑”，则是文人的凛然风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如果说营造温馨场景，冬一点也不逊色春夏秋冬。瑞雪笼罩的农舍，雪后初霁的站台，山巅一轮旭日、灯笼一撮堆雪，庙观外一行深深浅浅的脚印，孩童们一张张红彤彤的脸庞，无不是冬日里暖意融融的慰藉。“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一场穿越时空的邀约，温暖了冬日里的所有雪夜。

冬至之至，万籁俱寂，表面上生长暂停，万物敛息，实则是开始。古籍《逸周书》以“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描绘出阴至极而阳始生的微妙平衡。冬至一阳生，阴气达到极致，阳气开始萌发，民间有“数九数暖”之说。“一九二九闭门插手，三九四九隔门喊狗。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在数九歌谣中，落在火炕上的光影以“日长一寸”的寸步推进，迎接着温暖的回归。民间有雅兴的入磨研调色，始画“消九图”。元朝杨允孚在《深衣杂咏》中以诗记事：“试数窗间九九图，余寒消尽暖回初。梅花点遍无余白，看到今朝是杏株。”明代《帝京景物略》载：“冬至日，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九出。”也有作“九体联”的，每联九字，每字九画，如：屋后流泉幽咽冷香亭，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每天在上下联各填一笔，直至冬至。数九歌、消九图、九体联，构成一幅立体文化画卷，共同召唤着春的到来。在冬的遥远的前面，候鸟集结，虫兽汇合，万紫千红正奔赴在赶往春的路上。

冬至在大同，无论节气之寒，还是节日之隆，皆更甚。西伯利亚的寒流越过长城凝滞在大同盆地，尤显寒气逼人。亿万年前，造物之神在地层深处储藏了一种珍贵的原料，可承接太阳的恩泽，散发恒久光热，这种神奇的原料就是煤。大同被誉为“煤都”。极寒气流与温暖火焰共舞，赋以特殊的庆典。《民国志稿》载：“冬至，歇工歇官，凡三日，酒肴宴乐，交相拜贺。”山坳里，一座座煤矿燃旺火、摆宴席、祭窑神，氛围浓郁，最先唤醒年的气氛。“冬至后十天，阳历过大年。”冬至一过，日子开始紧凑，在母亲的忙碌中和父亲的操办中，春节一天天逼近，一场延续在文明长河中的全民庆典即将启幕。当大雪大雪铺展宣纸，待小寒大寒丹青着色，最精妙的渲染，莫过于峻崖一枝红梅开。

雪花的拥抱

袁秀兰

雪花是天空派来的小伞兵
打着绒绒的伞
轻轻飘飘
它拥抱光秃秃的树枝
树枝就被披上一层银纱
它拥抱屋顶
屋顶就戴上棉帽
它拥抱小河
给它装上玻璃窗
藏起了鱼儿的游戏

它拥抱雪人的红萝卜鼻子
孩子们的欢乐在围巾上手套上
闪耀
它拥抱弯弯曲曲的小路
拥抱小野兔在雪地里留下的
蹦蹦跳跳的音符
它拥抱赶路的风
迎着风的脚丫跑
它拥抱整个冬天
把冬天变成白白胖胖的童话

扫雪

林兴明

二十四节气里有两片雪
一片小雪，一片大雪

下雪了，不管是小雪还是大雪
爹娘都要放下手中的活计
扫雪

两把扫帚像两支画笔
先画出小院，再画出小路
不忘给鸟儿画出一小片地方
撒上一一些发光的谷粒

不管雪薄雪厚
平时走路的地方
爹娘都要扫一扫
扫得不宽，够人畜走就够了
一笔，两笔，三笔
一直扫到路与路连住
后来，我也学会了扫雪
一次，两次，三次
一笔一笔
扫出了快乐的句子

冬天的早上(外一首)

刘富宏

冬天的早上
太阳朗照
蓝天静好
但空气里深藏着
冰冷的凌厉
仿佛冬天高举利剑
刺向人间

我看到，风无处落脚
就金钟倒挂在枝头上
或窝在楼房的空隙里，呜咽
可几只喜鹊，并没有袖手旁观
它们在院子里飞来飞去
喳喳，喳喳

我推开窗户与之对话
冬天已停不下脚步
季节没有标点
冻土之下正封闭孕育
喜鹊在呼唤
尖厉的唠叨走风的寂寞

叙事

记得就是那个时候
就在那个地方
我们面对面地在那里站着
有冬天的微风吹过
可我们丝毫不觉得冷
你向我述说着许多过往
每一句话都温暖着我
我向你解说着外面世界
每一个故事都感染着你
我们各自交出了自己的心
没有任何海誓山盟
但时光走过，后来
那个早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
成为了一个乡村的爱情传说



静幽的故乡(油画)

徐淑杰作

祁侃：毕生奉献大同工业的机电骄子

祁忠 吴侯 吴亚文

祁侃，山西大同人，1939年出生于大同城內东油店巷四号院，九三学社社员，大同著名机电工程师，是清末民初大同老字号“恒丽魁”财东的第三代。他的二伯父祁乐天是大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开明士绅，1951—1963年任大同市副市长。

祁侃自幼天资颖悟，才思敏捷，先后启蒙于太宁观小学、马王庙小学及育英小学。1955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大同第三中学初中毕业，进入大同煤校攻读机电专业。中专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山西省晋城矿务局王台铺矿担任机电技术员。1967年，因妻子患病，需返回大同长期治疗调养，祁侃毫不犹豫地收拾行装，携妻重返家乡。为了方便照顾妻子和三个孩子，他进入大同市内一家街办企业红卫开关厂担任技术员。

由新建路街道办事处开办的红卫开关厂，最初仅由两名电工、一名教师与三四名街道缝纫工组成。工厂设在东关龙王庙院内，厂房简陋，设备匮乏，技术落后，靠承揽修理高、低压开关板和一些电器配件的业务来维持。祁侃到来后，倾尽心血，开始为工厂培养新工人和技术人员。他经常俯身案前，将满腔热忱倾注在元器件设计上。功夫不负有心人。高压开关柜和低压开关柜的研制成功，使红卫开关厂名声鹊起，用户纷至沓来，厂里也陆续成批招收新工人。1968年3月，红卫开关厂划归大同市城区管辖，更名为大同市整流器厂，由街办转为国营企业。随后，边生产、边建设、边搬迁，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生产设备也不断增加，其中金属切削设备增至8台，冲焊、铆焊、装配、金工生产线条齐全。

为了上马生产整流器元件，该厂先后派出两批共13人到青岛电器元件厂学习整流器元件生产技术。1969年，第一机械工业部为该厂投资20万元进行技术改造、购置专用设备。同年，该厂由西安开关厂提供整流器元件图纸，并从西安整流器研究所请来技术人员进行指导，于第三季度试制成功第一批整流器元件16只，型号2CE-10A，产品填补了山西省的一项空白。

1970年，该厂整流器元件投入批量生产，当年产品规格增加到两种，年产量1578只。到1972年，该厂生产2CE-5A、2CE-10A、2CE-50A、2CE-200A四种规格的整流器元件，还生产3CT-100A可控硅元件，年产量增加到1.2万只。1975年，在华北地区同行业抽查评比中，该厂生产的整流器元件质量名列榜首。

祁侃担任市整流器厂技术科科长期间，不断开发新产品，产品有整流器装置、高压开关柜、低压配电设备、矿灯电架和电焊机五大类45个品种788个规格，产品畅销本省市各地和内蒙古、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主要产品被评为省、市优质产品，是山西省电子行业的骨干企业、山西省唯一整流器定点厂家、一机部和电力部高低压成套设备定点生产的国营企业。1975年至1979年10月该厂划归市重工业局管辖，1979年11月至1985年11月由煤矿机

电修造公司管理，1985年12月起隶属市重工业局。

20世纪80年代初，祁侃是国家科委科技局颁发证书的首批工程师。1982年，他调任市重工业局担任工程师、技术科科长，并担任市煤矿公司生产科科长。

1984年5月，他受命执掌陷入困境的大同市元件三厂。当时该厂处于半停产状态，原因是为山西无线电厂春笋牌电视机配套的多种变压器由于质量问题被退货，终止订单。

面对亏损报表和用户打来的不再订货和退货电话，厂里有人悄悄给新任厂长祁侃出主意：“出血吧（指给用户送礼），要不，产品卖不出去，咱们只有关门了。”但是祁侃不为所动。为了摸清用户对产品的意见，上任不久的祁侃到山西无线电厂去拜访。山西无线电厂的供销科长对他说，你们元件三厂生产的产品无法使用，并且带祁侃来到电视机装配线上，看到地上扔的不合格变压器，祁侃心里有了主意。

祁侃一回到厂里就和其他厂领导说：“这里是送不送礼的问题，是咱们的产品质量不行嘛！”别的厂一般只有一个技术科，祁侃果断成立了三个技术科，第一技术科负责电视机配套变压器的质量，第二技术科试制新产品高低压开关柜，第三技术科搞技术改造。除了

这三个技术科，又成立了一个质量管理科，他把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刘日请来当科长，并帮刘日解决了多年来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祁侃对大家说：“第一位的是质量，请大家务必重视，其次才是产量。”全厂职工都按厂长的“道道”来，不到一个月产品质量就大有提高。山西无线电厂收到这批货后，领导高兴，操作工满意。

产品质量提高了，但祁侃并没有中断访问用户，几乎月月都去太原，实在抽不开身，也要派副厂长代他去，根据用户的意见随时变更设计，不断提高产品质量。1984年8月，山西无线电厂向祁侃提出输出变压器高压帽设计不合理。祁侃回厂后马上设计，第七天就给山西无线电厂送去了新产品。同年9月，对方又要求把电源变压器的内压由2000伏提高到3000伏，不出一周，新货又送到了对方手中，用户非常满意，供货合同越订越多。往年市元件三厂供山西无线电厂的电视机配套变压器只占该厂需求量的10%左右，随着产品质量的持续提升，全部采用市元件三厂的产品。随后祁侃又带领大家试制投产高低压开关柜，他亲自检查产品质量，大同矿务局、雁同电力公司都乐意从市元件三厂进货。

祁侃狠抓产品质量，7个月就把这个3年亏损83万元的企业搞活了，1984

年底盈利10万余元。祁侃深有体会地说：“要占领市场，要取得用户的信任，只有一条，就是提高产品质量，靠歪门邪道不顶事！”

有了信誉，有了订单，祁侃并没有掉以轻心，他经常穿梭在车间每个角落，以精湛技艺重塑生产流程，用创新思维开拓产品市场，机器的轰鸣声成为厂区最动人的乐章。

在祁侃多方沟通和努力下，市元件三厂生产的电源变压器质量得到了国际知名公司飞利浦的高度认可。飞利浦客商来厂考察期间，被祁侃的组织、管理艺术深深折服，他们从工人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祁侃那智慧、坚定的眼神里看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还协助祁侃向银行申请到了购置配套设备所需的贷款。从此，市元件三厂成为当时飞利浦在国内唯一的变压器指定厂家。

祁侃在市元件三厂任职期间，还发起成立了大同市电子科技研究所并兼任所长。在他办公室的墙上，“大同市先进工作者”“山西省劳动模范”“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奖状奖章相映生

辉，见证着这段力挽狂澜的传奇。

1987年，祁侃调任大同市机电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大同市电子开关厂厂长。他参与了多项科研项目的研制，其中三基色矿用防爆灯项目成果尤为显著，其防爆技术标准经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严格检测，获防爆合格认证，并获得1991年11月2日至7日国家科委在北京展览馆主办的“七五”全国星火计划成果博览会银质奖。当年山西省仅有12家企业获得该奖项。三基色矿用防爆灯不仅在大同矿务局晋华宫矿投入使用，还曾赴泰国参加国际展销会。程步云市长等市领导多次到研究所视察并予以勉励。

祁侃以精湛的技艺闻名遐迩，为省、市同行业和其他企业熟知。他曾受邀组织能工巧匠为中美合资的平朔煤矿安装高压线、配电盘等电力和机电设备，深受好评。经祁侃一手培养的技术人员，也都成了大同市机电行业的顶梁柱。

2008年，这位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大同工业的机电骄子因病离世，年仅69岁。祁侃这个名字，与他为大同工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已然融入大同工业的现代化叙事，在大同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csy22@163.com）

